

錄憶回將名大三國德戰大界世次二第

隆美爾戰時文件



鍾先鈕：者譯
版出社粹譯事軍

隆美爾戰時文件

INTRODUCTION

By Capt. B. H. Liddell Hart.

軍事譯粹出版社印行

隆美爾戰時文件

版權
所有
禁止
翻印

每冊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正

編者：李德哈特

譯者：鈕先鍾

發行者：軍事譯粹社

社址：木柵路三段85巷14弄3-2號

電話：九三一—三三四四號

印刷者：軍事譯粹印刷廠

總經理部：成都路一號地下室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五版

德國三大名將再版前記

「閃擊英雄」，即德國古德林上將回憶錄；「隆美爾戰時文件」，即隆美爾元帥未完成手稿，由英國兵學大師李德哈特編輯成書；「失去的勝利」，即曼斯坦元帥回憶錄。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過去所譯出，並先後由本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軍事知識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大戰時，德國真是名將輩出，其人才之盛實非其他各國所能及。儘管德國終於還是失敗了，但從純軍事的觀點上來看，那的確有一點輸得冤枉，大有「非戰之罪」的感想。無論如何，德國軍人在戰場上的表現，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為後世的楷模。

儘管一般德國軍人都很够水準，但在優秀中再挑最優秀的，據我個人和一般評論家的看法，有三個人似乎真可以說「出乎其類，拔乎其粹。」他們不僅是一時之選，而且即令置於古今名將之林，也都還應居於名列前茅的位置。他們是誰？也就是我所介紹的這三位德國將領。

概括言之，這三個人都是軍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難分出高下，分別言之，則他們之間卻又多少有一些差異。古德林的專長是在裝甲兵方面，不過他在戰略方面的見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並沒有機會讓他去一展抱負。許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帥的權杖，而他卻只能以上將終其身，這的確是有「數奇不封」之感。

隆美爾也許要算是最幸運的，儘管他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他雖然是在一個次要的戰場上作戰，但他卻有指揮的全權，可以任意發揮他的天才，這是其他德國將領都很羨慕的機會。一般的看法都認為他是戰術優於

戰略，但從他自己所寫的文件上來判斷，連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認為他是具有極高深的戰略修養。

以「曼斯坦計劃」而在軍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曼斯坦元帥，是德國當年軍事界所公認的偉大戰略家。但事實上，他并非只能運籌帷幄，而不能衝鋒陷陣。雖然不是裝甲兵出身（實際上那兩位也都不是），但他對於裝甲兵的運用也一樣的內行，尤其是他在東戰場上對於大兵團的作戰指揮，更可以說是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

總結的來說，這三位名將都的確是值得後人景仰。而他們自己所撰寫的回憶錄，也的確能够把他們在戰爭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很詳細的表現出來。這些書已成世界軍事名著，其價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上看，回憶錄的價值也許不如經過編撰的戰史。因為前者是以個人的觀點來寫的，自然難免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而後者則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資料，所以比較客觀。但是從研究戰爭藝術的立場上來說，回憶錄的價值却遠較重要。因為戰史的內容往往會過份的簡化、濃縮、和生硬，變成了一個沒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憶錄却是由血、淚、汗所交織而成的真實故事。它不僅具有人情味和啟發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對於一位專家的「心」，和這顆「心」怎樣工作，有很詳盡的自我表白。

作為一個職業軍官，尤其是青年軍官，其最大的責任就是應該學習怎樣作戰，兵者國之大事，雖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無備。何況我們今天神州未復，反攻在望，明恥教戰更是當務之急。怎樣學習作戰呢？拿破侖所告訴我們的，鑽研古今名將的記錄實為不二法門，因此這三本書是值得一讀，再讀，三讀，甚至於無數讀的。

這三本書的譯本，最早的是出版於民國四十三年，最遲的也是出版於民國四十九年，到今天我們已經沒

有存書了。爲了適應年輕的一代的需要，現在特地將它們加以再版。而且也擴大了版面，換用較好的紙張，和改過了舊版的錯字，此外又由於「閃擊英雄」一書過去把地圖縮得太小，對於研究作戰的人是很不方便，所以這次又照原本再放大影印一份附在書後以供參閱。

因爲這三本書編譯的時間前後相距將近十年，所以書內人名地名有部份缺乏一致。不過那大體都是限於戰鬥細節部分，對於讀者并無太多妨礙。還有「閃擊英雄」的地圖上也未加註中文，這是我們很感到遺憾的，不過好在書中對重要地名都附有原文，因此對於願意作深入研究的人也還是不至於太困難。

這一次本社再版這三本書，可以說是所費不貲，真是出了一身大汗。爲了便於讀者獲得完整印象起見，現在把它們併成一個合集，定名「德國三大名將」，而且也不單獨發售。我們誠懇希望此一努力對青年軍官們和愛好軍事學術的社會青年都能有極大的貢獻。

鈕先鍾於臺北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導言

英國李德哈特原著

(Introduction by Capt. B. H. Liddell Hart)

隆美爾對於世界的影響，固然是由他的「劍」所造成的，可是其影響的威力却要靠他的「筆」來加以發揮。在歷史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位指揮官，其對於戰役的記載，可以和隆美爾的記載同樣的生動有力，和同樣的有價值。這些記錄的大部份現在都已經從密藏的地方，掘發了出來，於是才編成了這一本書。

沒有其他的指揮官，曾經對於他的作戰經過和指揮方法，作過這樣如畫像一樣清楚的描寫。對於閃擊戰的機動性，和裝甲軍的步度，沒有第二個人的筆可以跟得上。行動的迅速，和決定的敏捷，使人在看書的時候會爲之神往——隆美爾好像是把讀者一同帶在他的指揮軍中作戰一樣。

偉大的指揮官多數都是拙劣的作者。除了他們的文筆不够漂亮，不能够把他們的行動敘述清楚以外，同時他們也都有一種習慣，有意的賣關子，不把自己的心思老實的說了出來。換言之，他們都是不肯把「如何」和「爲何」(how and why)告訴人家，拿破侖也許是一個例外，不過他對於事實的真象，也有意的偽裝。正好像凱撒一樣，他的作品不僅是具有色彩，而且硬是爲了宣傳的目的。

隆美爾的記載不僅是清楚，而且更是客觀。像許多其他創造歷史的人一樣，在他動筆的時候，當然也會關心到他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但是當他解釋事實的真象時，他却表現出來一種求真的天然願望，這是因爲他對於戰役的軍事教訓，具有熾熱的興趣的緣故。他的敘述可以經得起嚴格的考驗，並且可以和其他的來源互相印證。雖然其中也不免會有少數的錯誤，但是却比其他在戰後所寫的回憶錄還要少些。書中有某些論斷，固可置疑，但是却決非故意的歪曲。

這種清楚和高度的真確性，是最值得欽佩的，尤其因爲隆美爾的作戰，是在沙漠地帶中使用快速的戰車

，真是稍縱即逝最容易發生混亂的印象。隆美爾之所以能夠作如此清楚的記錄，其主要的原由却與他自己的指揮方式有關——他總是慣於身臨前線，並且在最緊張的時候，位置在最緊要的地點。同時他對於觀察力具有長期的自我訓練，能夠在一瞥之下，就發現了現場的要點。在他的行動中每一個階段，他都歡喜自己照像，也就表示出這種特性的象徵——正和第一次大戰中，在阿刺伯戰場上的勞倫斯 (Lawrence) 一樣。

雖然他們的脾氣，興趣的範圍，和哲學思想都有所不同，但是這兩位沙漠戰爭專家之間，却具有很顯著的相似之點。他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敏感，奇襲的本能，發現有利形勢和機會的眼光，行動上的彈性，以及直接個人領導的觀念，凡此等等都似乎出於一轍。另外一個軍事上的關鍵就是把機械化的機動性，應用到沙漠戰爭上面來了。勞倫斯的時代，固然是以駱駝當作主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却已經使用少數的裝甲車輛和飛機，開了風氣之先。隆美爾對於這種新工具，更開始作大規模的使用，由此也正足以證明勞倫斯是一個軍事上的天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

隆美爾也有一個志願，不僅是想用行動來求表現，而且更應用文筆以求揚名於後世。在他尚未成為名將之前，根據他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經驗，就早已寫過一個非常優良的步兵戰術教科書。多數的戰術教科書都是死氣沉沉，毫無趣味之可言，可是他這一本書却與眾不同，顯得生氣勃勃。在第二次大戰中，戰爭更趨於機動性，他個人的地位也愈高，使他所能寫的範圍也就愈廣——他當然就想充分的利用了這個機會。他是一個天才的作家，也是一個天才的戰士。從他在紙上所描寫出來的計劃，甚至於和幻想，就可以充份的表現出來他的天才。

在第二次大戰的過程中，他隨時都在準備寫一本大書，所以爲了這個目的，就不斷的寫筆記——而且只要一有喘息的機會，他就開始把這些筆記改寫成爲正式的記載。

由於希特勒的命令，他被迫自殺，所以這個偉大的計劃並未完成。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文稿，已經足以編成一本完整的書，並且打倒一切這一類性質的記載。它可能在文字上還缺乏修飾，但是它在文學上的表現

力量却實在是非常的驚人。一方面敘述得極為清楚，另一方面也富有戲劇性的熱烈情感，此外還有許多附帶的評論，更增加了它的價值。他的「沙漠戰爭規律」是一個軍事思想上的傑作。同時全書中到處也都充滿了許多含有哲學意味的見解，都是十分的新穎可取——例如論時間的集中重於空間的集中；速度足以抵消數量的優勢；彈性可以當作是奇襲的工具；等等。

在我尚未看過隆美爾的私人文件之前，我只認為他是一個優秀的戰術家，和偉大的戰鬥領袖，但是卻沒有想到他會具有那樣深刻的戰略素養。像他這樣一個猛將，却偏偏這樣富有思想，一切都是謀定而後動，這真足以使人感到拍案稱奇的，有些地方，他的行動似乎還可以批評是太冒險，但是那却決不是賭徒式的盲目賭博。仔細分析一下，有些行動對於他自己固然是不利，但是却往往使他的敵人受到更大的打擊。此外，有時他雖不免於敗北，但是他却總已經為他的軍隊安排好了一個逃脫的機會。

要衡量一個指揮官的才能，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似乎就是他的對方的印象。從這一方面來說，隆美爾的地位是很够高的。數百年來的戰爭時代中，在英國人的心目中，只有拿破侖的印象是可以和隆美爾相提並論，但是拿破侖的成就，却還不像隆美爾，是完全在軍事方面的。

甚至於隆美爾已經都變成了英國人眼中偶像。他們對於他的將才，由欽佩而變成了敬愛。尤其是他在作戰中絕對遵守軍人的武德，對於許多英國的俘虜，更能充份的發揮出俠義的精神，所以最後他的敵人英國第八軍團的士兵們，對於他都視若神明。當他們中間若是有人做了什麼好事情，馬上大家就會恭維他是和隆美爾一樣的偉大！

因為對於敵方的將領，發生這樣強烈的敬愛心理，勢必要使英軍的士氣為之動搖。因此，英軍的當局不惜花了許多的工夫，以來肅清這種「隆美爾神話」的影響力量。他們故意作種種反宣傳，以減低他在軍事上的評價。不過是否功過的重新評定，那却照例是後世史學家所應負的責任。漢尼拔，拿破侖，李將軍，都是戰爭中的敗將，可是在歷史的天秤上，却都勝過了他們的征服者。

在對於戰蹟作公正的批評時，一定要考慮到許多局外的條件，那是一個指揮官所無法控制的。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獲得適當的論斷。在隆美爾的許多卓越成就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總是以少擊衆，以弱敵強，而且還沒有制空權的掩護。（譯者註：這也就是我們所最要注意的地方。）在第二次大戰中，無論雙方那一面，從來沒有第二個將領，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還能夠打勝仗。也許還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大戰初期的魏菲爾將軍——不過他的對手却是最無用的義大利人。

隆美爾的表演當然也並非毫無破綻，有好幾次失敗似乎都是可以避免的——不過當和一個優勢的強敵作戰時，真是一失手就可以鑄成大錯，而兵力強大的那一方，却可以用實力來補救他們的錯誤。但是隆美爾在這種困難的環境當中，却眼明手快，顯出了他渾身的解數，總是不太吃虧。拿破侖曾經說過：「最偉大的將軍就是那個犯錯誤最少的人。」隆美爾似乎可以當之無愧。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說法是太消極了，所以就可以改爲：「最偉大的將軍就是那個能使敵人犯最多錯誤的人。」若是用這句話來作爲測驗的標準，那麼隆美爾才更顯得光芒萬丈了。

要對於各種不同時代的名將作一個比較，其最好的標準就是他們的藝術，這個與技術完全是兩件事。當他們使用種種方法——尤其是機動，彈性和奇襲——以來使他的對手在精神和物質上，喪失平衡的時候，這裡就可以作爲是一種比較研究的基礎。這裡也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料敵的工夫，到底深到了什麼程度。

這一本書在這一方面也就最具有啓發性的價值。因爲他寫這些文件的時候，並不能根據戰後所發表的資料，以來作事後的修正，所以一切都是老實話。從這些地方就最可以看出來他的思想線索，和心靈的妙用。隆美爾當時寫這些文件，尤其是對他太太的私信，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存着任何的主觀，同時他也絕無爲他自己辯護掩飾的意圖。所以從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隆美爾的爲人，和他的用心。

除了他過人的精力，和軍事上的天才以外，隆美爾這個人的思想更是充滿了「人性」。在他的文件和信

中，隨時都可以發現出來這種趨勢。正和普通一般的領袖人物一樣，他似乎是很富有孩子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從他的信件上，可以看出來在戰爭的初期，他似乎是把戰爭當作是一種大型的球賽看待。隆美爾是一個具有充份思考力的人，可是一直到了他生命中的末日，他的思想才開始超出了純軍事的範圍之外。也正和具有活力的名將一樣，隆美爾是很難於容忍反對者的意見，尤其是和他比肩作戰的人們。他對於哈爾德和凱賽林等人，都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有許多地方都並不一定正確。在非洲戰役的末期，他是在害病，所以脾氣就當然更壞。不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失也，當他的火氣發洩了之後，他馬上就感到有愧於心，而不惜向人作誠懇的道歉。此外他對於敵軍的批評，却完全不受仇恨心理的影響，的確表示他對於「知彼」的工夫是很有心得。

隆美爾對於希特勒的態度，一向被人當作是一個啞謎，只有明白了德國職業軍人的思想習慣之後，才可以對於這個問題，獲得一個完全的了解。從這一本書裡面，可以看出來有兩個因素，足以影響到他的態度。隆美爾是一個具有活力的人，所以他最初當然是很容易對於希特勒表示同情。不過等到他與希特勒有了密切的接觸之後，一切又都使他感到灰心失望了。又因為他在非洲，一向都是獨當方面，他所面臨的問題範圍愈大，就使他對於聯軍的物質優勢，愈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眼界也就愈寬，而使他的思想逐漸發生了基本上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過程，他當然不敢記錄在紙上面，不過却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暗示。他的兒子和他部下，曾經補充了一些的證據，說明了他是決心推翻希特勒，因此才喪失了他的生命。

不過，這本書中最重要的地方，却還是對於隆美爾的軍事領導能力，曾經有很詳細說明。這些證據足以證明當年和他實際作戰的英軍士兵們的想法是對的，而那些反宣傳却完全是胡扯。「隆美爾神話」似乎一點都不是「神話」。他雖然曾經在戰場上，一再的死裡逃生，可是他的幸運却並不比任何其他的名將更好。現在他的實際觀念，和思考的方式，都已經公開的擺在這裡，任憑大家批判，一切都可以證明他的成功決非偶然。這些文件才都是軍事天才的真正鐵證。

這裡並沒有篇幅來為隆美爾的一生事業，作一個傳記性的檢討——楊格氏的「隆美爾傳」，在這一方面可以當作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補充材料。我在這裡只想把隆美爾在「將道」方面的主要特徵，和它們與戰爭一般經驗的關係，加以簡略的討論。

在許多方面，天才都是與發明創造有關係的。可是對於一般號稱軍事名家的人，這種情形却反而很少見。其中多數的人，都只是以善於應用普通的武器和工具，而獲得了成功，只有極少數的人才會尋求新的工具和方法。這實在是一個奇蹟，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兵器和戰術（尤其是後者）有了澈底的變化之後，才足以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不過這種發展通常是由純粹的學者所創始，而逐漸獲得軍界開明之士的注意，至於高級將領反而多是麻木不仁的。在戰爭的歷史上，偉大的觀念要比偉大的將軍為數更少，但是其影響的範圍却要大得多，這兩者之間就存在着一個差額，所以我們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軍事天才——一種是創造性的，一種是執行性的。

對於隆美爾的情形而言，這兩種天才却合而為一了。當閃擊戰的理論，還在英國萌芽的時候，他那個時候還沒有上臺，不過很快的他就抓到了這種理論的要點，並且別出心裁的，發展成了他本人的新觀念。除了古德林以外，他變成這種新觀念的第二個代表人。尤其是值得使人心折的，就是他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出任第七裝甲師師長之前，對於戰車是毫無經驗之可言。他一共只花了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學會了一切的理論，於是馬上就開始參加行動了。他在法國戰役中的優異表現，才使他獲得了在非洲應用這種新觀念的機會，尤其難得的是他具有獨立的指揮權——這種機會是古德林在歐洲戰場上，所永遠沒有找到的，那也真是德國敵人的萬幸。在非洲，隆美爾就把這種理論的運用，發揮到了最高限度，他用守勢來配合攻勢，把敵人的戰車引入陷阱，而再加以閃電性的打擊。

在少數卓越的指揮官當中，隆美爾不僅是一個軍事思想家，而且還是一個軍事寫作家，這已經是一個異

數了。而他在指揮才能上的表現，又是靠寫作才能為媒介，那就更是異數中的異數了。他是所以能受到希特勒的賞識，連續的獲得不斷的擢升，其主要的理由就是他那一本步兵戰術的教科書。

隆美爾對於他所能有的機會，都已經好好的利用了，因為他同時又具有執行上的天才。要曉得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到底有多大的一個限度，就應該先檢討歷史上許多名將所具有的共同性格——雖然其間在程度上是各有差異的。

在從前，當軍隊的人數很少，而所用的武器射程也極短的時候。一位將領作戰的範圍只是一個「戰場」，而不是一個「戰區」。這時指揮官最重要的品性就是要具有一種「慧眼」(Coup d'oeil)——這是一個富有表現力的法國名詞，它的意義是代表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和迅速可靠的直覺的結合。所有的古今名將都具有這種慧眼，他能够在在一剎那之間，認清當前情況的要點。隆美爾毫無疑問是具有這種慧眼的。在非洲戰場上，由於戰爭的機動性，和兵力的比較有限，使得這種眼力更顯得重要。

在最近的時代中，由於兵器的射程伸長，和軍隊的數量增加，所以戰爭的範圍日益廣泛，指揮官所需要的才能也就標準更高。威靈吞曾經形容它是一種「透視的能力」，這又比所謂慧眼更進了一層。指揮官一定要能透視過敵人的戰線，曉得山那一面的事情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甚至於還要能透入敵人的內心。在今天，一個指揮官對於心理學，一定要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善於揣摩敵方指揮者的心理。隆美爾對於此道也極為拿手，在他自己的文件當中，隨時都可以找到證據。

這個「料敵」的能力又成為另外一重要因素的基礎。那就是「用奇」的能力，隨時都能够出其不意的，使敵人喪失了平衡。這也可以說是軍事天才中的最積極的一方面。誠如歷史所證明的，要充份發展奇襲的威力，就一定還更需要下列諸因素的補充：敏感的時間觀念，和極高度的機動性。速度和奇襲是一對雙生的孩子。他們也就是將才的主要代表。必須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才足以語此。

就上述的幾個因素來說，除了閃擊英雄古德林以外，在近代上似乎再找不到另外一個人，足以與隆美爾

相提並論。在第二次大戰的末期，美國的巴頓，和德國的曼陶弗爾，似乎也還具有類似的天才，不過他們作戰的範圍都比較狹隘，所以無法與古隆二氏作比較了。再往過去看，歷史懂得用速度來達到奇襲目的的人也不多，不過席德李茲 (Seydlitz)，拿破侖，弗里斯特 (Beford Forest) 和成吉斯汗等，真是屈指可數。而真正能拆穿這種結合的秘密者，隆美爾的文件就更可以說是獨步古今了。

一方面要使敵人喪失平衡，另一方面自己却決不可以喪失平衡。一個指揮官一定要能够臨危不亂，在任何複雜的環境中，都要維持頭腦的冷靜。必須具有這種品性，才能使計算合理，謀而後動。

在這一方面，隆美爾似乎有一點問題。他固然具有超人的勇氣，但是也有一點藝術家的脾氣，常常會從興高彩烈中，突然的變成了心灰意冷——在他的私信中，可以發現出來。此外，德國的參謀人員也常批評他是太不重視補給問題，他只懂得戰略，而不懂得行政。不過，從這一本書裡面，却也可以看出來事實上並不那樣的簡單。他有時雖然不免冒險，但事先却都已經有過冷靜的盤算。同時他希望「行政」能够配合這種新的「戰略」要求，可是舊的方式却達不到他的理想。

最後在一切其他品性之上的，一個偉大的指揮官一定要具有實際上的領導能力。這也就是戰車的馬達，不管駕駛的技術是如何的高明，若是馬達出了毛病，那却總會是走不動的了。在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軍隊可以完成普通人所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而完全超出了敵人一般「正常」估計之外。

在這一方面隆美爾是毫無疑問的，具有一個「大將」(Great Captain) 所應該具有的品性。他成爲全軍官兵所崇拜的對象，大家把他視若神明，願意爲他效死。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所以他們的成就，才會遠超過任何合理的估計之外。

隆美爾文件的故事

曼弗里德隆美爾作

(The Story of the Rommel Papers by Manfred Rommel)

當我的父親逝世的時候，他遺留下來了相當數量的文件，這都是他在戰爭當中所累積下來的。其中有軍隊中的命令，情況的報告，向最高統帥部的日報；除了這些官方的文件以外，他還留下了很多的私人日記，以及有關一九四〇年法國戰役，和非洲沙漠戰爭的綜合筆記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的父親大致的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出版了一本研究步兵戰術的專書。當他寫那一本書的時候，他就發現了他所保存的必要文件實在是太少。而他的日記也沒有太多的幫助，因為在最重要的階段中，常常存在着極大的缺口，往往由於專心作戰的緣故，而沒有時間詳細的寫日記。

毫無疑問的，我的父親是想根據他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經驗，再寫一本有關軍事教訓的書籍。所以這一次，他就決定不再蹈上次的覆轍，儘量的保存他手裡所有的資料。

自從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他越過了法國的國界時起，他就開始對於他的作戰經過，作了一個私人的記錄，通常總是由他口授，而由他的副官中之一人，加以筆記。假使一有稍息的機會，他就更會把所經過的情形，加以相當的批評。

他把所有的命令，報告和文件都全部保留下來。此外還有好幾百幅地圖和要圖，這些要圖都是由他和他的僚屬，用彩色粉筆把它們繪成，有些圖是他準備在將來所出版的書籍裡面插用的。

當局勢逆轉之後，我的父親就漸漸很感到焦急，害怕在他死後，這種對於他的作戰的客觀記錄會被湮滅，以至於他原有的意圖會被人誤解。當他從非洲回國之後，他就秘密的開始手稿的整理工作，通常都是由我的母親和他的一位副官。爲他打字，一九四四年八月，當他從法國回家之後，他就開始寫有關聯軍侵入戰的

記錄。不過他以後知就由於七月二十日事變的牽涉，他已經涉嫌之後，於是就又自己把這一部份稿件毀滅掉了。很明顯的，有些稿件之所以能够倖留了下來，其原因是因為他當時沒有時間來燒毀它們。

我的父親是一個攝影狂。爲了他的書籍，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曾經再回到義大利的境內去照像，因爲他需要一九一七年的戰場景象，以供戰術上的說明。不過這個工作却很不容易，當時的義大利人並不歡迎一個德國軍官，在他們的邊境上去照像。於是我的父親化裝一個「工程師」，並且把我的母親帶在機器腳踏車的後面。爲了他所計劃要寫的這一本有關第二次大戰的書籍，他決心要使它具有充份的照片供應。他在歐洲和非洲，照了好幾千張照片，其中有許多還是彩色的。他僅僅是在進軍的時候，才拍照片，有一次他向我說：「在我自己退却的時候，我決不照像。」

此外，他差不多每天都寫信給我的母親，所以她曾經保存着一千封左右的信件。可惜這許多的資料，在浩劫之後，只僥倖存留了一部份而已。

X X X X X X X X X X

在戰爭爆發之前的幾個月，我的父親正在新魏納省 (Wiener Neustadt)，擔任軍官學校的校長，那個地方在維也納的南面，約三十哩遠。這個軍校位置在一個巨型的古堡裡面。到了一九四三年，英美的轟炸機開始對這個城鎮實行空襲，我們的家隨時都有被毀的危險。於是我們把父親的文件中的一部份，藏在那個古堡內的地窖裡面，其餘的就運往德國西南部的一個農舍裡面，暫存在那裡。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們由新魏納省遷往赫林根 (Herringen)，該地距吳吞堡 (Wuerttemberg) 的烏爾門 (Ulm) 只有五哩遠，我們就把餘下來的文件也都完全帶在身邊。

我父親死了之後，我的母親對於如何保存這些文件，就感到十分的關心，不僅是爲了私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希望將來有信史可傳。早在舉行喪禮儀式的時候，就有一個黨軍的軍官，設法在談話之中，想探聽出來這些文件的下落。我們當然很小心，所以並沒有上鉤。雖然如此，却似乎很有這種可能，他們會企圖把這些

文件強奪了去。

所以，我的母親就立即開始集中留在家裡的各種文件。而我就到新魏納省的古堡中，去把那一部分藏留的文件，取了回來。並不需要太多的遠見，就可以預知俄軍不久就要進入維也納。果然六個月之後，俄軍就衝入了這個古堡。在軍校的學生強烈的抵抗之下，它就變成了一個廢墟。一切可以移動的東西也都為俄軍搶掠殆盡。

靠着我的姑母和我父親的副官，艾丁格上尉 (Capt. Aldinger) 的幫助，我的母親開始把這些文件捆紮起來，準備在必要時實行撤退。她是主張疏散的原則，因為她認為也許有一個隱藏的地方會被發現，但是却決不可能全部會被發現了出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艾丁格上尉正還在隨着我的母親，為我的父親料理各項身後的事務，突然接到烏爾門市長的通知，叫他到該市的火車站上去報到。據說梅賽爾將軍 (Gen. Meisel) 幕僚中的一位軍官，要和艾丁格上尉有要事面談。一個月以前，就是這位梅賽爾將軍來做了我父親的勾魂使者。所以我們一聽到這個消息，都頗感到憂慮。這一次的事件使我的母親和艾丁格上尉，都感到莫明其妙。是不是準備要拘捕我呢？或者是準備要搜查我父親所遺留下來的文件？誰也猜不到。

於是收藏文件的工作就只好趕快的進行。到了十一月十四日的夜裡，除了那些官方的軍事「密件」以外，其餘的東西都完全藏好了，至於這些密件是我們準備放棄的。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艾丁格離開赫林根到烏爾門去。他向我母親說：「我把我的汽車留在這裡，天曉得我是否還可以回來。也許我馬上就會要被捕了。若是不至於被捕，那麼我當然馬上就會趕回來的。」

我的母親靜靜的等待着。到了下午，她就非常關心艾丁格的前途。因為它的確是很可以憂慮的，除了我和我的母親以外，他就是惟一的第三個見證人，知道我父親死亡的真正原因。快到了三點鐘的時候，我們的鑰門打開了，艾丁格走了進來。他還是一個人回來，不過手裡却夾了一個大包，外面用白紙包着。感謝上蒼